七日談（河北篇）

# 《慌啥子嘛》之後

韓浩月

「慌啥子嘛，慢慢來，太陽下山有月亮爬上來……」這是網絡歌手創作的歌曲《慌啥子嘛》其中一句歌詞，經由趙本山團隊買下版權翻唱後，這首作品的傳播如坐過山車一般：先是爆紅，網友被集體感動，「只要本山大叔還在，我們就還是個孩子」；隨後出現所謂的「翻車」，有批評聲音認為，作為功成名就的藝術家唱《慌啥子嘛》，是「飽漢不知餓漢飢」。

先看《慌啥子嘛》的走紅邏輯。這首歌原本是網絡歌手創作的帶有川渝方言的小調，原創作品推出後反響平平，有網友用AI合成「趙本山聲線」替換原唱後開始有走紅跡象，趙本山團隊發現後順勢而為，買下詞曲版權，幾天時間內趙本山翻唱版的《慌啥子嘛》刷屏，不但迅速成為「洗腦神曲」，也頗受主流媒體關注。在歌曲走紅過程中，很明顯可以看到，趙本山（包括AI合成聲音）的介入是一個關鍵點，可以說，沒有趙本山就沒有這首歌的爆紅。

再看《慌啥子嘛》是否存在「先天缺陷」或者「後天瑕疵」。原創版本的歌曲，是在地方方言的深厚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，網絡歌手的創作，使它成為新大眾文藝作品中的一朵「小花」，它樸素大方，散發着泥土芬芳，雖然也有「得不到，就放開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」這樣讓人覺得眼熟的「雞湯」歌詞，但整體上仍符合渾然天成的民間創作理念，不存在讓人無法容忍的缺陷；趙本山在翻唱前，重視網友反饋，尊重版權，全情投入，歌聲中所注入的情感元素也堪稱真摯，客觀看來，也無可供指摘的瑕疵可言。

翻唱對原唱的接力傳播，這本該是一段佳話。而且在歌曲熱傳的前半程，一切均符合佳話的特徵。網友們喜歡這首歌，一半是因為它簡單易懂、琅琅上口，一半是因為趙本山作為電視時代的小品明星，成功觸動了網友們的童年記憶，童年放學後無憂無慮的時光，一家人觀看春晚時的快樂，往昔碎片接踵而來，這使得大家淚點變低、眼眶濕潤。《慌啥子嘛》所製造的情感共鳴是真的，網友對趙本山的喜愛也是真的，但不得不承認，這種真也是帶有濾鏡的——時間和歲月本身就有濾鏡功能，這一功能需要被保持和維護，不能被擊碎，一旦遭遇現實外力的擊打，人們內心的失落與脆弱便會流露出來。

批評趙本山以及《慌啥子嘛》的聲音，讓情感共鳴後退、記憶濾鏡破碎，也使這一爆紅的歌曲迅速進入傳播衰退期。但在《慌啥子嘛》失去熱度之後，它留下的一些疑問也有待破解。首先是如何看待趙本山的問題，趙本山翻唱一首網絡歌曲，雖然避免不了也會有一些他迎合網絡熱度的揣測，但實際看來，這首歌是他工作與生活的一條花絮，本質上更貼近他在通過「玩」的方式來處理一個與他有關的熱點，如果意識到歌曲後期會給趙本山帶來壓力，恐怕翻唱的想法從一開始就會被團隊否決。後來的個別網友因為一首歌而否定趙本山，這是對一名藝術家的善意的曲解。

二是如何看待輿論立場的不同。對待同一名公眾人物或同一件熱點事件，網友有不同看法，這很正常，公眾人物與熱點事件本身就承載着輿論重量。但人們在參與討論或發表獨立觀點時，不應抱有二元對立、非黑即白的立場，要盡力嘗試看到事實與想像、真相與猜測的界限，不把情緒宣洩落在與現象本身關係不大的個體身上。公眾輿論應指向公正、客觀、平等，而不是使個體感到莫名的恐懼。類似《慌啥子嘛》後期遭遇批評，趙本山幾乎沒有辯解餘地，對一個失去辯解能力的人來說，將來躲避輿論場將會成為他們的本能，這顯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局面。

三是如何深度理解「情感共鳴」。《慌啥子嘛》受歡迎是因為情感共鳴，同樣，被批評也是因為情感共鳴，只不過，前面是共鳴了懷舊的情感，後面是共鳴了現實生活的情感。在社交媒體時代，人們不斷將「情感共鳴」訴諸外界行為，景德鎮的「雞排哥」憑藉一句「做完你的做他的」成為網紅，無數人趕赴景德鎮去買雞排，這是典型的為了得到「情感共鳴」不惜千里奔赴，近年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。人是群體動物，需要情感共鳴來獲得安慰，但深度的情感共鳴，必然有很大的比例來自於向內求，從自身尋找情感產出的源泉，從內在得到解決問題的能力，如此，在不輕易被群體情感感染的同時，也能為他人提供疏解情緒、安慰治癒的幫助。

最近一段時間以來，接連有《過來人》《慌啥子嘛》流行一時，但在這些作品激起輿論浪花之後，人們有必要確認自身與文藝作品之間的關聯。一些文藝作品之所以爆紅，在於其點燃了大眾情緒，但這並不意味着它能說出所有人的心聲。同樣道理，一部分人不喜歡某些文藝作品成為流行，也不代表其價值會消失殆盡。流行作品的特徵是留下痕跡而非留下思考，思考是留給受眾的，是成為一名被流行和情緒牽着走的消費者，還是不急於投身其中的旁觀者，這決定了一個人看流行現象的透視度，如此才能擁有羅曼・羅蘭所推崇的生活態度：「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，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」。



▲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，人們在武漢東湖綠道遊覽。 新華社

# 尼汝河的旋律（上）

繽紛華夏

斯雄

聽說我要去香格里拉，雲南友人一再給我推薦，一定要去尼汝村。友人說，香格里拉被稱作是「人類最後的秘境」，尼汝村地處香格里拉深處，是「秘境中的秘境」。

八月的香格里拉，不冷不熱，無論白天晚上，穿件長袖，足以應付。

從香格里拉市區出發，沿盤山公路在大山裏蜿蜒穿行兩個多小時，到了一處檢查站。這裏屬於普達措國家公園範圍，進山需報備登記，手續倒不繁瑣。夜宿尼汝村，藏族村寨，人口不多，三三兩兩的藏式民居點綴在山谷之中，空曠靜謐。

第二天九點開車往尼汝河入口，一路都能聽到嘩啦啦的流水聲。入口處的河邊，立着一塊「景觀簡介」，有中、英、藏三種文字：「尼汝」，藏語地名，「尼」意為太陽，「汝」意為照耀，即陽光照耀的地方。轄尼中、白中、普拉三個村民小組，距香格里拉市七十五公里。尼汝村所在地平均海拔二千七百零五米，海拔最高點為康曲岡雪山，海拔四千六百二十八米，最低點海拔二千三百米。

河兩岸是高聳的山，河谷被密密的雜樹林覆蓋着。河面不寬，不到四十米，水流湍急，水色忽白忽綠，白得很純潔，綠得像翡翠。那種乾淨清澈，讓人產生馬上衝下去捧喝的衝動。

河左岸有碎石土路，往河上游延伸，坡度平緩。往裏走，空氣中瀰漫着水汽，夾雜着草木的氣味。水聲很大，同行者說話，聲音得刻意放大些。

走了不到十分鐘，河岸變得陡峭，右手邊建有木質欄杆。問導遊，方知這是條棧道，原為護林員巡山之用，比較簡陋。後因遊客增多，才逐漸增加修繕。

河道彎度不大，偶有巨石佇立河中，河水變得「憤怒」而分道，浪花飛濺，水聲激越。

前面的水聲忽然大起來，走到近前，只見左岸懸崖上一股山泉從高空飛流直下，灑落層層玉珠，穿過棧橋，湧入尼汝河的懷抱。溪流之上胡亂躺着幾根風倒樹，橫跨在水流之上。旁邊的標誌牌註明「首彌龍吉」，由藏語音譯而來，意為多條小溪相交而成、樹種植被豐富的溝渠。

霎時間，水聲變成了二重奏，首彌龍吉發出的聲響，喧賓奪主成為鏗鏘的主旋律，尼汝河瞬間成為低緩的伴奏者。

沿途地上布滿苔蘚，間或長有低矮的蕨類植物。如果不是有棧道，幾乎很難看清地面上是泥土還是石頭。

邊走邊看，右手河岸邊長有幾棵熟悉的針葉樹種，看標誌牌才確認為紅豆杉。褐色的樹皮上長滿青苔，樹高約三十米，胸徑近百厘米。此前，我在雲南之外見過一些野生或移栽的紅豆杉，最高不過三四米，能有碗口粗，就已算是很大的了。

棧道坡度時高時低，高高低低走了幾百米，前方河道又出現一處落差，中間被橫七豎八的風倒樹攔住，水聲變得不規則，彷彿是在亂彈琵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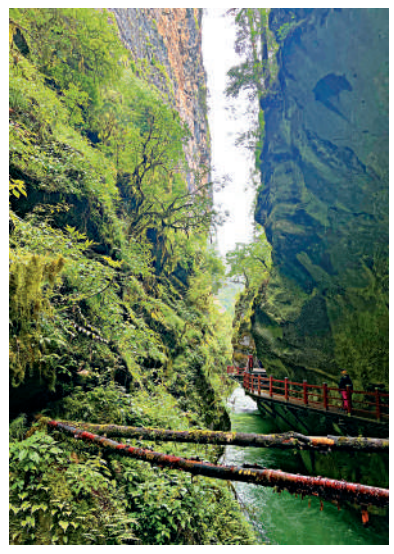
越往上走，風倒樹越多，有的倒在河岸上，自生自滅。更有粗壯的樹幹，橫亙在河道上，像是人工搭建的橋，估計不會有人走過。據說風倒樹，是原始森林的標誌之一。

一路上沒碰見幾個人，植被品種卻不斷變化，多得讓人認不過來，實際上很多都沒有見過。好在有標誌牌指引，比如垂絲衛矛，又稱青皮樹，是落葉灌木；比如秀麗槭，又稱五角楓。

走了將近一個小時，右岸出現一面紅色的裸露山體，如刀劈斧削般，陡峭得像是一面牆豎在對岸，感覺像隨時要貼到人臉上，雄奇得讓人心驚。

果然，前面山谷陡然變得狹窄起來，這裏被稱作「一線天」。抬眼往天上看，兩岸岩壁幾乎快要相連，只留一線天空，太陽照下來，像是舞台上的一縷縷追光。

棧道沿左岸石壁穿鑿而成，稍不注意，頭會碰到石壁。這裏特意建有鐵質欄杆和地板，因河道變窄，腳下河水的咆哮聲，震得地動山搖。



▲雲南尼汝河的「一線天」。 作者攝

大公報人物誌⑱




# 何心冷

何心冷生於一八九八年，蘇州人，肄業於北平民大，自學成才，曾任教於常州蘭陵女師。一九二二年經李子寬介紹，加入上海國聞通信社，一九二四年輔助胡政之創辦《國聞周報》，負責文藝編輯和撰稿，一九二六年由滬至津，襄助創辦新記《大公報》。

曹世瑛曾說，「新記《大公報》只用了兩年時間就站穩腳跟，原因很多。它的專電、通信、社評、標題、拼版，以及醫學、戲劇、藝術、婦女、兒童等周刊，都是重要因素，副刊『小公園』也起了重要作用。」其中「小公園」的主編——「園丁」，就是何心冷。天津《商報》編輯吳雲心認為，「天津市民盡有不知《大公報》有張季鸞，但不知何心冷者甚少。」張季鸞的影響力在知識分子與精英圈層，何心冷的影響力則在廣大的市民圈層，他們合起來構成了《大公報》的主要讀者。

舊《大公報》的副刊，是名副其實的「報屁股」，「只有遊藝性質的專欄附在報紙的最末一張，佔有小到四分之一的版面，除了連載長篇小說外，基本上只刊載一些戲劇、遊藝廣告性質的文字。」何心冷辦副刊另闢蹊徑，先後創辦《藝林》和以辛辣諷刺見長的《銅鑼》，「大家打盹的打盹，睡覺的睡覺，木鐸聲音太低，驚不醒他們」，只好「在他們耳朵旁邊打銅鑼，難道還能裝睡？」一九二八年改名「小公園」後，副刊面貌煥然一新。起初外邊投稿的人太少，除小說係特約的外，差不多其他的短篇稿子都由何心冷化名而作。《大公報》一九二六年九至十一月刊登何心冷獨立撰寫、編譯、參寫的稿件分別有五十五篇、六十一篇、四十三篇。

「小公園」刊登通俗的文藝作品，「既不像上海鴛鴦蝴蝶派所編的副刊那樣，但也不像北洋軍閥時代北京《晨報》、《京報》的副刊那樣，它作為文藝刊物，它新舊兼備。」

何心冷是中國現代報紙副刊的開拓者，《大公報》副刊的奠基人。他辦副刊的宗旨是，「國家大事固然要說，就是里巷間的歪事，免不了要說上幾句，這麼着，讀者看了既覺得報紙的確和自身密切的關係，就是我們說的也覺得有些意思，不至於白費了。」

新記《大公報》創刊之初，有所謂「五虎大將」，他們是王佩之、李子寬、金誠夫、何心冷和杜協民。胡政之評價何心冷「有清晰的頭腦，明敏的手筆，每到上海各界有開會的時候，出去旁聽，全憑腦力，回來一揮而就，記載無誤」，是編輯部的「總務」，像麻將牌的「聽用」，哪裏缺人就往哪裏補。《大公報》招考來的練習生，都由何心冷傳幫帶。胡政之說，「他那和藹的性情，爽直的言語，不但經理編輯兩部同人，和他要好，即是工場的工友徒弟，也都對他親愛非常。他那支雋永深刻的妙筆，在天津衛博得若干讀者的同情。」

何心冷是魯迅、周作人為首的《語絲》雜誌的忠實讀者，他寫了大量「語絲體文風」的小品文，發表在自己主編的《大公報》副刊「小公園」上。他的小品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徐詡曾在「追悼何心冷先生專號」上指出，「『馬後炮』放得震天的響，『嗎啡針』扎得疼人，『冷語』說得俏皮，『鐮刀』『蜂尾』讓人感到震撼——這是近幾年讀『小公園』的人共同的感觸。」除了寫小品和影評之外，他還寫過小說，發表在《國聞周報》上，《獄中》《戰地歸鴻》《白骨》《恐怖之夜》等，有評說頗有鴛鴦蝴蝶派的味道。

何心冷還是中國最早的電影評論家之一，「我沒有旁的嗜好，只是喜歡看電影」。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在《大公報》上創立《電影》專刊，最初為旬刊，後改為周刊、半月刊，開設「通訊」「代郵」「海外影訊」「電影界消息」「明星小史」「新都影訊」等欄目。一九二七年他出版了電影評論集《銀幕漫話》，收錄自己的影評文章四十一篇。

何心冷擅長書法魏碑書體，《大公報》的很多刊頭出自他的手筆，當時報館對外承印名片，樣張上有何心冷手書一種，稱「何心冷體」，深受顧客喜愛。

何心冷一九三三年病逝於任上——「案牘勞形、煙癖傷身」，十一月十二日《大公報》出版追悼專號，表示「其對於新記《大公報》綜合文藝副刊的開拓之功無人能夠取代。」其悼詩云：「清談驚四座，男兒意氣豪，袖裏虹霓現，筆風駕雲濤，貪污為膽戰，不屈復不撓，社會不負人，令譽日以高。」

何心冷生前寫下的最後一則「冷話」是：「清晨起來，正要看稿子的時候，忽然聽到街上警笛頻吹，好幾個巡捕由東趕回去，他們背後跟着一群飛奔着看熱鬧的小孩。隔了多時，槍聲起來，原來是捉土匪。小孩子無知，哪懂得危險，所以希望一般家長，要告誡孩子們，凡是見到許多巡捕趕去的地方，那是沒有什麼看的，否則中了流彈，送了性命，白死太不值得。」這哪裏是什麼「冷話」，實是出自作者的一副熱腸。

何心冷去世十三年之後，《大公報》的讀者記得他。一九四六年，《大公報》副刊進行過一次輿情測驗，結果顯示「希望園丁像戰前『小公園』何心冷先生那樣每天說幾句冷語，替老百姓說幾句要說的話」。

# 心裏住着一隻貓

人與事

朱天祿

孫女心裏住着一隻貓。這話不假，我瞧得出來。小區後牆根有隻流浪貓，黃白花，瘦得肋骨根根分明。她上學繞道走，就為看牠一眼。蹲下身子，學貓叫，喵喵兩聲，那貓豎豎耳朵，也不躲。她回來跟我說：「爺爺，牠認得我。」我笑，貓認不認得你，你倒先認了牠。

早飯的牛奶，她喝一半，剩一半，倒進牆角一隻舊碗裏。我說浪費，她仰臉：「貓喝奶長個。」這話理直氣壯，倒把我噎住了。我小時候，家裏養貓，剩飯剩菜往碗裏一倒，貓吃得呼嚕呼嚕，沒這麼多講究。如今的孩子，心細。

老師問理想，她站起來說：「我要開個貓咖，貓隨便擼。」同學笑，她不服氣。回家跟我念叨：「爺爺，開貓咖不掙錢嗎？」我說掙，就是得操心。她想了想：「操心就操心唄，貓可愛呀。」我聽着，心裏一軟。這孩子，將來怕是要為貓受累。

家裏不讓養，她不鬧，抱着一個貓形抱枕，說：「它有名字，叫年糕。」吃飯抱着，睡覺抱着，出門也帶着。年糕的耳朵磨圓了，尾巴打了結，她也不嫌。有一回洗了，晾在晾衣杆上，她隔一會兒去看，摸摸乾了沒有。我打趣：「年糕洗澡，你倒比它還急。」她嘿嘿笑，抱着半乾的年糕回屋。

同學家養了隻布偶貓，她去了就不肯走。回來畫了一整本貓，大的小的，花的白的，張張標上名字。我說你畫得不像，她說：「像不像不打緊，我認得。」外婆家有三花貓，她每次去都帶小魚乾。貓躲着不見，她把魚乾擱在門檻，退後幾步等。貓探出頭叼走，她拍手笑。

那天她問我：「爺爺，我長大了租房子，能養貓嗎？」我說能，就是別耽誤正事。她點頭，抱緊年糕，下巴擱在貓耳朵上，半天沒吭聲。我看她那樣，想起一句老話，叫「童心未泯」。這貓，就是她的童心。古人講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我看孩子的善，常常先落在這些小東西身上。

年糕越洗越舊，她一天天長大。遙想將來她租下一間小房，窗台擺一隻貓碗，牆角擱一個貓窩，該是有的。人這一輩子，心裏揣着個念想，日子就軟和。貓在不在跟前，倒不打緊。